



悠悠安平桥

蔡培均

一条岩石没有特征,无论多么巨大,都成不了风景;然而,当无数条不同时空的岩石以善的名义聚在一起,并嵌下沧海桑田时,顷刻就有了灵魂,成为万人聚焦的风景,一如此刻我伫立的安平桥。

这是座有着“天下无桥长此桥”美誉的石桥。其实严格来说,还是有比它更长的桥,至少宋代修建的“超级桥梁”如玉澜桥、苏垵桥长度都远超它。之所以“中国第一长桥”美誉会落入其名下,大约是其独有的精神内核及历经几百年风雨却屹立不倒,因此成为中国古桥长度的天花板,蜚声海内外。

碧波连链的海湾上,砥平绳直的安平桥一头连接着千年古镇晋江安海,一头连接着石材之都南安水头,静卧如虹,让人几乎忘了,这曾是泉州与漳州、广州等地区联系的要道,是古代泉州港“三湾十二港”中的“南港”。

历史的时针回溯至北宋元祐二年(1087年),泉州设立市舶司以统制内外海商,并派官员在安海设立“石井津”榷税。建炎四年(1130年),在南外宗正司迁入泉州的第二年,安海开启建桥历史。彼时海港千帆百舸、客商云集,店肆罗列,但水急浪高,一遇台风登陆,海啸浪动,人运愆期,物运阻行,单靠舟渡已适应不了发展需要,建桥就被提上议程。

但在当时建桥是非常难的,跨桥水城广,水文条件复杂,没有图纸可参照,没有先例可依等难题生横亘在世人面前。但偏有两个人站出来,要做这千年来没人敢做的大事。他们是一僧一俗,祖派和黄护,率先带头各捐钱一万缗。

在倡议跨海造桥后,由谁营造是关键。自动请缨的是素有人望的祖派。这位高僧参透禅意,洞晓修桥铺路胜造七级浮屠,振臂一呼,人如潮涌,许多热心工匠云集麾下,港湾沸腾了。建桥启动后,他们用大船从海上的大佰岛运来石梁。这些石条块头大,最重的甚至重达10吨以上。在没有机械的年代,建桥人就在汲取洛阳桥建造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,采用“浮运架桥”,即将石条先放在木排或船上,涨潮时水涨船高,石条被轻易托起,然后让木排或船驶入两墩之间对齐,等到落潮时水位下降,石条便落在了墩上。

整个工程浩大繁重,还没等桥竣工,黄护和祖派相继撒手人寰。群龙无首时,黄护之子黄逸承父遗志“一定要完成安平桥的建造”,倾其所有,同时发起募捐,一时之间海内外殷实的商人和民众群起应之,解囊捐助。然而桥基建造技术瓶颈还是一度让造桥停了下来。直到绍兴廿一年(1151年),新任泉州郡守赵令衿主持续建安平桥,人们才探索出“睡木沉基”法来解决桥基老大难问题,保证了桥墩的稳固。

南宋绍兴廿二年(1152年),历经14年的安平桥全线贯通并投入使用。据记载,建成后的安平桥共有桥板2308条,桥墩361座,疏水道362孔,桥墩之间横架5至8巨型石板作为桥面,石板长5至11米,重量4.5吨至25吨。桥体东西走向,长约2255米,因桥长五华里,民间亲切地称其为“五里桥”。

年去年来,一代又一代。可以说,安平桥的建造问题都是在急中生智的实践中解决的。造桥人凭感觉造桥,凭直觉创造。他们超高的技艺和可贵的工匠精神,让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赞叹道:“在世界古桥中,恐怕是唯一的。泉州民间多年来传说“天下无桥长此桥”,却也当之无愧。”

潮起潮落,岁积颓倾,“马舆安行商旅通,千秋控带海苔宫”的安平桥自宋代以来经数十次重修。即使面对风浪冲击、泥沙淤积,这座举全鎮之力,集合南宋皇族、政府官员、社会精英、宗教僧侣、民众等群体合力建造而成的石桥也很争气,在诡谲海浪里挺直着脊梁,交错层叠,凝固成史诗,张扬着力和美。

没有曲折显不出悲壮,没有小善成不了大爱。安平桥上规模最大的水心亭周边14方修桥碑记,密密麻麻记录了历代造桥捐修芳名,有海商、僧人、皇室官员、普通民众……安平桥一路跨过时间的桎梏,延续着慈善与大爱,从某个侧面也体现了宋元泉州多元社会结构对海洋贸易的贡献。

悠悠安平桥,石梁跨海卧晴虹。它像朵云,开在泉南,香溢海内外。每次伫身桥上,望着往上翘联之地,世间有佛宗斯佛,天下无桥长此桥”,都能咀嚼出不同的味道来。



在城市,高楼是一道风景,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于是,在城市的竞争力上,也就多了一道算法,那就是高楼的高低、大厦的规模。有一段时间,它甚至成为一座城市炫耀的资本。高耸入云的楼宇,俨然一座城市的代言人,彰显着城市的实力,也展示着城市的魅力。

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,作为一个农村来的孩子,高楼林立之处,便也就是他的向往之地。即便,穿梭其中,宛如迷宫一般,尤其在初入城市的那个阶段,高楼的局面,甚或让见识不多的新人们有些许的压迫感。对于他们来说,这些高楼犹如守望的执念,追求攀爬的高度,也就成了他们在城市里夹缝生存的缘故。

每一天,卸下疲惫之后,我总喜欢在城市中的一隅,仰望高楼。像极了那个数星星的孩子,我也会一层一层点数楼宇的高度,那种伟岸,是我们奢望不得的。华灯初上的那个瞬间,我感觉到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说自己是孩子,也是因为城市的怀抱里,我还显现着稚嫩,走走停停、举手投足间,凸显不少青涩懵懂的内涵。特别对于不善伪装的自己而言,我更愿意承认,城市与农村的距离,远不止一座高楼的高度。

像很多人年轻的时候,尝试体验不同极限的感觉,我也反反复复攀爬过几座高楼,为了生存,也为了更多美好生活的需要。在体力还充沛的那个阶段,我可以一步一个台阶,甚或几个台阶并成一步,就这样一下子上下下,用现在网络语言可表为“玩虐”一座高楼,而自己也在酣畅淋漓之后,感知到另外一种层次的升华。换做现在的自己来看,此情可待成追忆。追忆似水年华,当年用脚步丈量的高度,都转化为今天人生价值的维度。只不过,如今电梯上上下下,飞速地推进,看到了时间与空间的错位,却让人迷失了人生的定位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,在城里待的时间越来越久,忙忙碌碌的生活也带着我们去过越来越多的城市,高楼也就不再为稀奇之物了。反倒那些藏身在街身巷尾深处、古色古香的老房子,相对而言也是低矮的建筑,更加成为竟逐之地,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放低姿态,真正让自己与城市、与繁华融为一体。即便如此,我们依然没能离开,或者说还是未能逃离高楼的“管辖”,毕竟,抬眼处,尽是喧嚣地,管窥内烁看似平淡,车水马龙嘈杂之音却不曾远去。所以,城市的郊区、原野的旷地,也越成为更多人心之所向。让生活慢下来,甚至做一些适当的停顿,那一刻,灵魂就清静了,心灵也才真的放松。在这里,我们见不到高楼,但我们却见到了另外的一种高度,一种可以与自己的人生平视的高度。

而这里,已经离农村越来越近,越来越近……



安平桥夕照 颜英婷 摄



亲情

如果要写父亲

蔡燕卿

“嘀嗒——嘀嗒——”窗外动静摇醒了清晨,听雨落脚的声音,一个命题陡然冒出:写父亲。

如果要写父亲,我会提笔刻画蔡爸的大嗓门,只要牵扯情绪,无论生气、欢喜、激动都有平地起雷的效果。忆起多年前的一个夏夜,一家人边用餐,边聊着某件乐事。稍后邻居大妈小心翼翼地来向蔡妈打探,她刚在家里听到吵闹声,是不是蔡爸和人吵架了?蔡妈笑笑不得地解释:大嗓门是他家兄弟俩的特色,他只是高兴。至此,我们会意识地让蔡爸控制他的音量,收效甚微。唯有蔡爸他儿女心情不佳,关心自己父母,或面对他外孙时,他的音量才会自动降到最低贝,甚至柔情似水。

如果要写父亲,我会联想到蔡爸“放养”的教育方式。在我们三兄妹求学过程中,除了口头几次“要好好好学习”,几乎没施加过压力,而这几次的叮嘱可能还是来自他人的提醒。我也会想起,告诉自己已被中学老师选为班委,成为学校文学社社员,成为校园小记者站副站长时,他嘴角上扬的弧度。想起高一时,不识“ABC”的他,居然从泉州给我带回包装精美的《草叶集》和《飞鸟集》,那是我人生里首次拥有的诗集。我后来想想,也许他不是放养,也不是不在乎子女学业,只是第一次成为父亲的他也不懂如何更好地做子女的引路人。

如果要写父亲,我会摇摇头记录蔡爸“直男式”的发言,典型的嘴比脑快。蔡妈有次流感严重加之医生误诊,住院近个把月才出院回家,大表哥特意来家里看望。看完蔡妈,大表哥和蔡爸独自待了会。无话可说之下,蔡爸挑了个话题:“阿弟现在还调皮吗?他姐姐学习还是不好吗?”刚下楼梯听见我瞬间有“社死”感。“你记错了吧,他们姐弟俩学习很好的!”我赶紧替大表哥接了话。蔡爸一个劲地还想辩说一番,被我和大表哥架在话题之外。待表哥走后,我认真拜托他:“老爸,麻烦你以后了解清楚,用心想想再说话。”但如此的他,总会在我有情绪时,小心翼翼地打探、关注我的举动,亲昵地喊我乳名去吃他特意为我买来的零食,用他能想到的方式逗我开心。

如果要写父亲,我会嫌弃地写下蔡爸挑剔的坏习惯,无论蔡妈做了什么菜,他都能挑剔点评一番。我常回他:“你都不先想想煮一顿饭得花多少心思,还有油烟味有多骚人。”弟弟则打圆场:“有得吃就好,吃不惯就自己煮。”妹妹则附议:“是啊,是啊,很辛苦的,要先肯定。”蔡爸还是死鸭子嘴硬地说:“煮饭哪有那么难,再说了有嫌弃才有进步,我点评了你妈妈才知道怎么改进。”那哪能每次都挑剔呢!直到有次蔡妈生病住院,他担起了主厨,炒焦的上海青、倍儿咸的肉汤……马马虎虎的几顿饭饭后,他稍稍收敛了言谈,但依然改不了时不时要挑剔蔡妈言行举止的臭毛病,同样也改不了每天早起煮蔡妈去市场采购,回家一不见蔡妈就得打电话问行踪的风格。就在昨天,蔡妈去九鲤湖烧香拜拜,他从前夜到昨日中午都隐隐担忧,因为车位限制,他没能一同前去。他担心没有他陪着提烧香的物品跑上跑下,会辜车的蔡妈一路会很难受。他的坐立不安直到蔡妈回来才结束。从父母时代走过来的中国式婚姻,伴侣大都不懂恰当地表达自身情意,蔡爸完全又是“嘴笨”者,也许隐匿在他挑剔之下的是构建与妻子交流的方式,关爱唯有蔡妈能懂。否则她不会经常平静地接话蔡爸的“找碴”,或在我们仁嫌弃时,维护蔡爸。

如果要写父亲,我会疼惜地描述蔡爸不算顺遂的经历。退伍后没能像其他地区的战友一样分配工作,进入体制内;中年时想拼搏一番,却被人骗;和朋友合作办厂,时运不济而倒闭;省吃俭用的大部分积蓄寄熬熟人生利息不还,那人突发疾病去世,其子女一口咬定没钱不归还。好似蔡爸也在海面漂浮,一个浪扑来,另一个浪又打去,他竭力安顿着自己的生活,养育了三个子女,建房置业,稳扎在自己的海域里。

如果要写父亲,我会不自觉想到蔡爸的许多吐槽点,内心却仍拥有被宠爱呵护的底气,庆幸他成为我的父亲。

其实每个父亲都不是英雄,他们是人世间的凡夫俗子,只是头顶“父亲”光环,都在努力长成树的坚毅、山的伟岸和海的宽广。如果真要写父亲,一支笔如何能写尽一个男性沉甸甸的荡气回肠史?

入夏,大地葱茏,人心荡漾,听闻远方召唤,动身跋涉百里,与文友们共赴一场美丽乡村游。山东蓬莱名闻天下,却不知永春海洋镇也有个蓬莱仙境,心向往之。车达蓬莱,天公作美,大雨初歇,海洋镇也张开笑靥迎接我们。空山新雨后,大地欣然,林间薄雾缭绕,空气清新带甜,目之所及层峦叠翠,触手可摸山花烂漫,第一眼就爱上这个地方。

蓬莱,有梦里水乡之称,只因有一条母亲河叫海洋溪蜿蜒流长,像生命线一样滋养了世世代代蓬莱儿女。人择水而居,鸟择木而栖,有了水,山就灵了,人就活了,万物就有生机。海洋溪像一条绿飘带环山绕村,静静流淌,默默延伸。我每看到一条河流,都会想溯本追源,它到底起源哪里,流向何方?就像我常常追问自己,为何而来,因何而去?我不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,但是轻易能找到海洋溪的源头和归处,它发源于德化龙门滩海拔1163米的尖山上,由北向南经海洋、外山、东关三个乡镇,最后流入晋江,汇入汪洋。

当我们坐上竹排泛舟溪上,在青山间探索,在绿水里放歌,无限惬意弥漫开来。两岸花红柳绿,恍如世外桃源。盈盈笑语中,我注视着艄公们撑起长篙,划起竹排的身影,眼前却闪现出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的深山放排画面。

由于海洋溪通江达海,早年这里的乡民祖祖辈辈以放排为生。这片山地盛产松木、杉木、竹子,是沿海平原地区盖房和建设的刚需材料。远在深山里又长又重的竹木如何才能抵达远方,换取碎银几两贴补家用?在没动力车的从前,最快的当属水路,于是海洋溪承载了转运任务,深山放排应运而生。年富力壮的放排工驾着装成排的木头竹子,顺流而下,路阻且长,行则将至,因为远方有大海的呼唤,那是每一滴水都渴望到达的地方,也是每个山里人极目眺望的远方。

最佳放排时期正是每年春夏之交,连雨涨溪潮,山洪也从千沟万壑奔腾而至,海洋溪汹涌澎湃起来,由平时婉约温顺变为豪放咆哮之态,正是运载好时机。放排工可是一个搏命的工种,除了驾驭厚重的木材,还要驾驭滔天的江水。沿途危机四伏,他们需要逢湾避湾,逢滩避滩,遇险化险,考验的是体力和胆魄。吃苦耐劳的山里人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求生存,一批批木材、竹子、漆器、陶瓷、茶叶随着奔流不息的江河走出深山,走到泉州,甚至在泉州港口继续登船远航,漂洋过海,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更远的远方。我想自己脚踩的这片土地,竟是海丝内陆的起点;我荡舟的这顶碧波,曾经翻滚过多少历史潮流,驶过多少商贸船只?俱往矣,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,只有这流不尽的海洋溪,和它沿途的古渡,见证着蓬莱悠久的文化和曾经的商事繁忙。

日暮时分,踏上归程。再回首,梦里水乡蓬莱仙境裏了一身斜晖,站在时光深处,宁静而致远。我挥一挥衣袖,带走她天边的云彩。



老家惠安峰尾古城内外不乏叫埕的地方。闽南古大厝门口基本上会有一块空旷的小平地或是一处露天场子,为U字形状的短墙围成,人们称其为“埕”。与埕字相关的场所好几处,有东内埕,有小说《风窗月》中描写的大石埕,有位于东岳庙边上做买卖的草埕,有东郊埕、尾厝埕,有海边沙滩的龙狗尾埕。我最熟悉的莫过于古城东门外的“校正堂”门口的那个埕,是由一块块长条石板铺成的埕地,紧挨我家老屋的后门。据说此处在上古时是士兵兵练的校场,东近北管大师刘永赖故居,南面不远处是“城外井”。峰尾古城早期是海防要地,有城必有兵,可见此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。

记事起,村民习惯叫它“大埕”。大埕,并不大,有百来平方米的模样,可以说我童年的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。那时候,“大埕”成为周围村民日常生活活动的场所。“小天地,大作为”,村民农忙收成后晒花生、打麦、印煤球、打白灰、印“土角”……清晨“叽叽”的机鼎声,充满节奏,此起彼伏。六月天的月光照,它是大人们乘凉话仙讲古的好去处;休渔季节,它又是渔民整理渔具打索织网补帆、堵脐比臂力的好地方。大埕也是我们那时的游乐园:踢毽踢、敲铜丕、弹弹珠、老鹰抓小鸡……

在大埕经常会出现一些走江湖卖艺的师傅,借用场地“打拳头卖膏药”,我们叫“浪过路仔”。这时最热闹了,“铿铿铿”急促的铜锣声,把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敲过来了,不一会儿便人山人海。为了养家糊口,他们也是够拼了,凭三寸不烂之舌,吆喝开场:“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……吃什么会好……”我们这群不谙世事的小孩根本听不懂这些江湖话术,也不懂人家生活的无奈。我们最爱看的节目当然就是打拳头、耍杂技、变魔术。此时他们也会“直播带货”,卖一些祖传的膏药,如跌伤药、鹏鸣菜和文虫糖仔等。接下来又是耍猴子跳圈圈,使出浑身解数招揽生意。人群中不时地传出喝彩声,卖艺人便牵着猴子向观众鞠躬领赏。其实,靠“打拳头卖膏药”“弄几两碎银”,才是他们真正的营生手段。这种演出场面,在当时农村,除了演戏和演电影外,算是比较大型的文艺表演。

大埕见证了岁月的欢喜,诉说着人生的风雨。如今虽“人去埕空”,那些儿时的欢声笑语,人世间的温情,每每忆起,倍感亲切……



杂谈

苦夏

苏水梅

邻居家正在装修房子,白天待在家里吵得很。想要静下心来阅读和写作,需要很强的定力。记得冯骥才写过一篇文章,说的是他在夏天如何克服炎热带来的不利影响、安心写作并文思泉涌的故事,当时读完文字,心里生出“一箩筐”的羡慕。

参加工作快30年了,很少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。俗话说,开心过是一天,不开心过也是一天,更何况“少年家剩工不剩力”。然后,还有语重心长的话语等在后面——“凡事最怕认真”,不管做什么工作,只要认真多琢磨,多花心思,绝大部分的事情都能做好。

当然,有人也许还会说,态度认真去做事情,做不好是水平问题,态度不认真,就难免遭人指摘。正所谓“态度决定一切,细节决定成败”。温度渐渐升高,人容易疲倦困顿,也容易暴躁心烦,这大概也是“苦夏”之说得到认同的原因。温度很低的冬日里,常常想念夏天。夏天可以长裙飘飘多好呀,夏天虽然热,可是冲一下凉,吃一碗四果汤多惬意啊。只是,真正到了夏天,又要开始怀念冬天了。冬天冷是冷,只要多穿一点,大不了多围一条围巾,也不用像夏天一样晒成“热狗”,皮肤黝黑,对镜自怜。东汉光武帝刘秀下命令给岑彭:“人苦不知足,既平陇,复望蜀。”说的就是这种心思,人往容易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,对于过往,留在记忆里的苦,经过一段时间以后,通常会被淡化。

夏天的苦,如何克服?恐怕是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”。年轻人大多喜欢待在空调里,还会嘤嘤嗡嗡地说:“这条命都是空调给的。”大抵漫长的暑假是许多人认为“当老师最好”的原因之一,想想也是,要是能躲到阴凉屋子里,谁愿意在大夏天躲到太阳底下去晒呢?到了非出门不可的时候,就要全副武装地防晒,热得不行了,就恨不得能立刻跳进水里,凉快一番。

春夏秋冬,四季轮回,人生总是要经历苦乐哀愁。一天24个小时,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。苦夏开始,所有人都在时光里走来走去。显然,有人仍然竭尽全力掩饰人生中的种种艰难,有人依然可以潇洒自如,对什么事都风轻云淡。前者是害怕沉沦和被抛弃,后者是恬淡抗拒被抛弃。

同事在工作群里发了一条消息:“大家辛苦了,一起苦起来。”手机的叮咚声把我的思绪打乱,我苦笑了一下,“有文化的人‘真可怕’,连调侃也如此这般行云流水。”

是呀,一个人应该感情充盈、奔放地活,对一切都兴致勃勃,这才幸福。

窗外阳光金子一般闪闪发亮,刺耳的切割声充满耳际,蝉继续在枝头聒噪,我起身去给自己续了一杯热茶,然后移步回书房,把风扇调到“强档”,重又坐回书桌前的椅子上,放任自己的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,让思绪在文字里游移,渐入佳境。

藏于泉州西街小巷里面的小西埕,因央视名嘴白岩松的一句话“泉州,是你这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”,让它成为高颜值的“埕”,也让古城泉州红遍了大江南北。小西埕原是一个旧模具厂,它的走红,勾起我小时候在老家古厝大埕纳凉的回亿。

老家惠安峰尾古城内外不乏叫埕的地方。闽南古大厝门口基本上会有一块空旷的小平地或是一处露天场子,为U字形状的短墙围成,人们称其为“埕”。与埕字相关的场所好几处,有东内埕,有小说《风窗月》中描写的大石埕,有位于东岳庙边上做买卖的草埕,有东郊埕、尾厝埕,有海边沙滩的龙狗尾埕。我最熟悉的莫过于古城东门外的“校正堂”门口的那个埕,是由一块块长条石板铺成的埕地,紧挨我家老屋的后门。据说此处在上古时是士兵兵练的校场,东近北管大师刘永赖故居,南面不远处是“城外井”。峰尾古城早期是海防要地,有城必有兵,可见此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。

记事起,村民习惯叫它“大埕”。大埕,并不大,有百来平方米的模样,可以说我童年的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。那时候,“大埕”成为周围村民日常生活活动的场所。“小天地,大作为”,村民农忙收成后晒花生、打麦、印煤球、打白灰、印“土角”……清晨“叽叽”的机鼎声,充满节奏,此起彼伏。六月天的月光照,它是大人们乘凉话仙讲古的好去处;休渔季节,它又是渔民整理渔具打索织网补帆、堵脐比臂力的好地方。大埕也是我们那时的游乐园:踢毽踢、敲铜丕、弹弹珠、老鹰抓小鸡……

在大埕经常会出现一些走江湖卖艺的师傅,借用场地“打拳头卖膏药”,我们叫“浪过路仔”。这时最热闹了,“铿铿铿”急促的铜锣声,把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敲过来了,不一会儿便人山人海。为了养家糊口,他们也是够拼了,凭三寸不烂之舌,吆喝开场:“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……吃什么会好……”我们这群不谙世事的小孩根本听不懂这些江湖话术,也不懂人家生活的无奈。我们最爱看的节目当然就是打拳头、耍杂技、变魔术。此时他们也会“直播带货”,卖一些祖传的膏药,如跌伤药、鹏鸣菜和文虫糖仔等。接下来又是耍猴子跳圈圈,使出浑身解数招揽生意。人群中不时地传出喝彩声,卖艺人便牵着猴子向观众鞠躬领赏。其实,靠“打拳头卖膏药”“弄几两碎银”,才是他们真正的营生手段。这种演出场面,在当时农村,除了演戏和演电影外,算是比较大型的文艺表演。

大埕见证了岁月的欢喜,诉说着人生的风雨。如今虽“人去埕空”,那些儿时的欢声笑语,人世间的温情,每每忆起,倍感亲切……